



川剧

49

宋士杰

重慶人民出版社

宋 士 杰

(高 腔)

唐彬如等 口述
李 行 整理

人物：毛 朋(朋)
李 玉(玉)
姚廷梅(梅)
楊素貞(貞)
姚廷椿(椿)
姚 母(姚)
田 氏(田)
天 才(天)
楊 青(青)
楊 春(春)
宝 童(宝)
門 子(門)
光棍甲(甲)

光棍乙(乙)

光棍丙(丙)

光棍丁(丁)

宋士杰(杰)

万 氏(万)

三公差(差)

中 堂(堂)

顧 讀(顧)

符 辛(符)

刘 題(刘)

金 旦(金)

田 倫(倫)

小 僮(僮)

田 母(母)

衙役、公差、上天龍……若干

第 一 場

(毛朋、李玉上)

朋：(引)黃卷青燈，十載寒窗得功名。

(詩)發髻懸梁錐刺股，胸中經綸蓋世無，且

喜一旦春雷動，方顯男兒大丈夫。

(白)本院毛朋。進士出身，大明為臣。可恨嚴嵩在朝專權，與我同年弟兄作對，多蒙海瑞老恩師保本，我等才得帘外為官。今蒙聖恩，欽點八府巡按，巡查河南一帶。欲知民風如何，不免更換素衣小帽，私查暗訪。書辦。

玉：伺候大人。

朋：你是幼年入衙，中年入衙？

玉：幼年入衙。

朋：公衙之事？

玉：略知一二。

朋：這就是了。隨定我來！

(毛朋、李玉下)

(眾卒走場，“編簾笆笆”)

(李玉穿巡按服，毛朋扮作算命先生，一門子扮作僮兒，同上)

卒：(見毛朋，不識)讓開些，我們大人來了。

(毛朋帶童子下)

玉：(念)曾記幼年坐書齋，先生把我八字排，說

我后來有頂戴，而今才是假八台。

(白)本院毛……

卒：(吼)呼啊！

玉：毛大人書办李玉，巡查河南一帶。來呀！

火牌前行，百官免見。唱道！

(吹打。齐下)

第 二 場

(姚廷梅上)

梅：(引)十載寒窗，未得名揚。

(詩)人皆苦炎暑，我愛夏日長；荷風自南來，柳蔭生微涼。！

(家院暗上)

梅：小生姚廷梅，河南上蔡縣人氏。我父在日，曾作陝西糧道。母親陳氏，生我弟兄二人，兄長廷椿，自從娶進田氏嫂嫂以來，終日在家吵鬧，只得分為兩院居住。今日母親壽誕之期，已曾備得酒菜，與母親祝壽。娘子走來！

(楊素貞帶寶童上)

貞：（念）門外千根竹，家藏万卷書。

（白）秀才万福。

梅：娘子看坐。

貞：叫妻出堂，莫非与母親拜寿？

梅：正是。

貞：哥哥、嫂嫂可曾到來？

梅：昨日就命宝童孩儿前去請过，这般时候还未到來。你我夫妻，請出母親，先拜了罢。

貞：如此一同拜請。

貞、梅：拜請母親！

（姚母上）

姚：（念）老來喜康健，儿孙繞膝前。

貞、梅：拜見母親！

姚：罢了。坐下。儿啊，請为娘出來，莫非与娘祝寿？

梅：正是。

姚：可曾去請你們哥嫂？

梅：昨日就命宝童孩儿前去請过，不知何故，这般时候尚未到來。

姚：（不悅）唉！那就不等他們了罢。

梅：家院，燃点香燭。母親升上，受兒等一拜。

（廷梅、素貞、寶童拜壽）

梅：看宴來！

姚：（念）壽酒團團轉，壽花朵朵鮮；

梅：（念）三杯增壽酒，

貞：（念）慶賀不老仙。

（吹打）

（姚廷椿上）

椿：（念）讀書好似牛上樹，飲酒犹如水灌田。

（白）姚廷椿。婆娘，我來給媽拜壽。來此已是，待我自進。兄弟，哥子們都來了。

梅：兄長到了，請進。

椿：見過母親。

姚：田氏為何不來？

椿：她說她有事。

姚：唉！

椿：母親升上，你兒叩頭。（拜）

梅：兄長來遲，重整酒宴。母親、兄長請！

（唱“紅衲襖”）畫堂美酒色色鮮，但愿老母福壽全。弟兄本是同根生，為何一宅兩炊烟。

姚：是啊！

(唱)五世同堂誰不願，怎奈你嫂嫂太不賢！

(向姚廷椿，白)儿啊，想你妻子田氏，好吃懶做，每日走东家奔西家，成甚么規矩！我儿回去，要用好言相劝才是。

椿：哎呀媽也！我咋敢去管她嘛！

梅：兄長請飲酒。

椿：好！看大杯來！

(家院換大杯)

梅：請！

椿：請！（狂飲）

(唱)你一杯來我一盞，不覺紅日落西山。
头昏眼花天地轉……

梅：兄長醉了。

姚：家院，攙扶大爺回去。

梅：送兄長。

椿：(唱)吃了个大醉轉回还。

(家院扶姚廷椿下)

姚：正是：(念)家門多吉慶。

梅：（念）含笑看儿孙。

（姚母、姚廷梅、宝童同下）

第 三 場

（田氏上，天才暗上）

田：（念）我本田氏女，嫁作姚門妻；丈夫不成材，热气淘冷气。

（白）奴，田氏。嫁夫姚廷椿。兄弟田倫，取授江南总漕。今日婆婆寿誕，丈夫前去拜寿；这般时候怎么还不見他回來？

（家院扶姚廷椿上，家院下）

椿：（醉）一天三頓，吃了就暈。唔嚕嚕！

田：你回來啦？

椿：婆娘，我回來了。

田：你去与婆婆拜寿吃的甚么酒菜？你看你喲，醉成这个样子了。

椿：大碗的酒，大塊的肉，我吃得好不安逸！

田：婆婆可曾說我些甚么？

椿：媽說你……我不敢告訴你，說了，你要惡气。

田：你只管說，我不惡气就是。

椿：媽說你：“好吃懶做，每日走东家奔西家，不成規矩。”叫我把你管到起。

田：這是你媽說的嗎？

椿：正是她老人家說的。

田：婆婆呀婆婆！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怎麼在酒席筵前說我呢！哦，一定是楊素貞在婆婆面前說短道長，搬弄是非。嘿！冬天吃涼水，點點在心头。我自自有道理。當家的，明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你吃了人家的酒，不還人家的席嗎？

椿：沒有人會做菜嘛。

田：我會嘛。

椿：那就好了。天才，明天去請二叔過庄待宴。

天：是。

（姚廷椿呵欠，瞌睡）

田：你看你喲！說着說着就睡着了。到房里去睡罷。

（天才扶姚廷椿下）

田：田氏便說：當初分家的时候，婆婆就不公道，把公公留下的紫金鐲一對分給了楊素

貞。可恨她又依仗婆婆寵愛，每每在婆婆面前說我的壞話。明日買劑毒藥，放在酒內，將她的丈夫姚廷梅害死，叫她守一輩子活寡，方消我心头之恨。楊素貞哪楊素貞！管教你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下）

第 四 場

（姚廷梅上）

梅：（念）兄長命人來請我，同胞手足禮何多！

（白）兄長開門，小弟到了。

（田氏上）

田：（念）我这里大事安排妥，管教廷梅命難活！

梅：見過嫂嫂，小弟有禮了。

田：不敢當得！兄弟請坐。當家的，快來啲。

（姚廷椿上）

椿：甚么事？

田：兄弟到了。

椿：兄弟來了，請坐。

梅：兄長請坐。

田：昨天你哥哥多多打擾了。

梅：自己弟兄，何出此言！

田：为嫂备有酒菜，与二叔还席。

梅：多謝嫂嫂。

田：二叔請上坐。

（同入席）

椿：兄弟請！

梅：兄長請！

田：（唱“紅衲襖”）田氏女在席前滿面陪笑，尊一声二叔叔細听根苗：你兄長性愚蠢礼仪不到，望二叔須念他一母同胞。

梅：（唱）賢嫂嫂又何必如此客套，有小弟言的話請听根苗：我二人親手足有甚計較，你弟妹不到处莫記心梢。

田：（背唱）縱然他吐言語十分乖巧，少时刻管教他命赴陰曹。

（白）喲，酒涼了，我給你們換熱的去。（下）

（姚廷椿醉，伏案）

梅：兄長！他又喝醉了。

（田氏持壺上）

田：（唱）我这里用毒藥將酒兌好，下咽喉管教

你性命难逃。

(白)为嫂要敬你三杯。

梅：小弟量浅，不能多饮。

田：那有不饮之理。二叔请！

梅：请！干！

田：这是第二杯。

梅：(勉强地)干！

田：再饮一杯。

梅：小弟酒已够了。

田：叔叔不肯尽兴，莫非嫌为嫂简慢？

梅：嫂嫂言重了。干！

田：为嫂告便。

梅：嫂嫂请便。

田：小杂种，这一下你就快回老家啦！（下）

梅：哎呀奇怪！嫂嫂往日十分刁恶，今日忽然如此殷勤，不知是何缘故？哎呀不好！（腹痛状）

(念“扑灯蛾”)心中乱如麻，霎时两眼花。莫非酒内有奸诈，肝肠疼痛似刀扎！

(大呼)哎呀！

(廷梅死椅上)

(田氏上)

田：看看这小雜种死了沒有。啊！死了！天才快來，天才快來！

(天才上)

天：大奶奶喚我甚么事？

田：快去报与二奶奶知道，說她丈夫突发暴疾而死。

天：啊！（奔下）

田：当家的，醒來！

椿：兄弟你喝呀！

田：你在叫那个喝啊！他死都死了！

椿：真的嗎？

田：真的。你看嘛！

椿：（哭）兄弟呀！想我兄弟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死了？噫！莫非你……哎呀！我怕……

田：怕甚么？有我！

椿：有你，那我又不怕罗！我睡覺去。（下）

(天才奔上)

天：大奶奶，老太太和二奶奶來啦。

（楊素貞与姚母上）

姚：廷梅！儿哪！呢呀！

貞：廷梅！夫呀！呢呀！

田：哭啥？嚎啥？要哭各人回去哭，莫在我屋里哭！天才，把死的給我背出去，把活的給我推出去！

（天才背廷梅出； 田氏推素貞及姚母出；
关門，下）

（素貞与姚母无可奈何，繞場，回家；天才
放下廷梅，下）

姚：廷梅，儿呀！

貞：廷梅，夫呀！

姚、貞：（唱“山坡羊”）呢呀！

姚：（唱）一見我儿泪滾滾，

貞：（唱）好似鋼刀刺我心！

姚、貞：（唱）怎会无端丧性命，其中定然有別情。

貞：哎呀婆婆！想奴夫向來无病，怎会突发暴疾而死？定是田氏嫂嫂在酒內下毒，菜內

下藥，將奴夫害死的。

姚：是啊，定是这个賤人將我儿害死的。

貞：婆婆呀！媳婦这里有犀牛角簪，撬開牙關，有毒無毒便知分曉。

姚：快去試來。

（楊素貞以角簪探姚廷梅口中，發現角簪變色）

貞：角簪變色，正是中毒而亡。

姚：好賤人！

（唱“飛榔子”）一見角簪色變青，必是刁婦起毒心。

貞：（唱）定要賤人來償命，去至公堂把冤鳴！

姚：媳婦要往那里去？

貞：去至公堂伸冤，拿賤人填命！

姚：哎呀去不得！想田氏兄弟田倫，現任江南總漕，官官相護，這官司，我們打得過她呀！

貞：哎呀！

（唱）一言把我來提醒，這場官司難斷清。
奴夫死得目不瞑，何日才得把冤伸。

姚：唉！媳婦，人已經死了，先行安排后事，然後再慢慢設法啲！（“莫詞歌”）

（同下）

第五場

（田氏上）

田：（念）消了心头恨，拔去眼中釘。

（白）自從我用藥酒害死廷梅，心中到也歡暢；只是還留着楊素貞這個賤人，不曾盡消我心中之恨。她娘家有個哥哥，名叫楊青，啥子事情都干得出來。我已經打发天才去將他請來，商量個主意將她賣了，也好圖一個耳目清靜。怎麼還不見他們到來？

（天才上）

天：楊大爺，隨我來。

（楊青上）

青：（念）終日無事干，專吃味心飯。

（天才進內）

田：楊大爺請來沒有？

天：請來了。